

张弘主编

苏轼

书法鉴赏

远方出版社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

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

诵明月之诗

举酒属客

吟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

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年
又
若
雨
多
秋

惜
去

三
宴

不
容
惜
念

年
一
公



责任编辑 苏 文

封面设计 丁 洁

中国书画鉴赏大系

主 编 张 弘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 - 80595 - 932 - 3/G · 308

定 价 425.00 元(全十七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旷世才华惊风雨

——苏轼生平传略	(1)
家世	(3)
早慧	(4)
出仕	(6)
学书	(9)
创体	(10)

第二部分 风流人物书翰墨

——苏轼书法鉴赏	(15)
丰乐亭记	(17)
齐州真相院舍利塔铭	(31)
醉翁亭记	(47)
归去来辞	(81)
司马温公碑赞词	(90)
与若虚帖	(93)
新岁展庆帖	(96)
人来得书帖	(98)
黄州寒食诗帖	(103)
洞庭春色赋	(107)
中山松醪赋	(110)
祷雨帖	(115)
与董长官帖	(122)

答钱穆父诗帖·····	(125)
颖沙弥帖·····	(131)
遗过子帖·····	(140)
次韵秦太虚诗帖·····	(142)
与郭廷评书帖·····	(148)
与宣猷丈帖·····	(150)
渔父破子词帖·····	(152)
武昌西山诗帖·····	(154)
赤壁赋·····	(169)
春帖子词·····	(187)
书杜甫诗帖·····	(203)
次韵王晋卿·····	(209)
观陈公诗后帖·····	(213)
石恪画维摩赞帖·····	(217)
鱼枕冠颂帖·····	(224)
致道源帖·····	(236)
李太白仙诗卷·····	(241)
梅花诗帖·····	(247)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四川眉州眉山城的一户人家里，一个男孩来到了人世间，谁也不会料到，这个婴孩的降生将会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他是唐宋八大家高手；诗词，他是北宋诗仙，宋词豪放派之祖；绘画，他开中国文人写意画派的先河；书法，他是宋代尚意派的旗手……他的全方位的天才遗产，养育了后代成千上万的文人学士，而他的人格精神则成为历代文人效法的榜样。

在近千年之后的今天，当芸芸众生仰望寥阔无垠的宇宙星空时，仍不禁为这颗艺术巨星的光芒所照耀。他，就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罕见的艺术天才和艺术全才——苏轼。

家 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据苏洵《苏氏族谱》可知，他们是汉代苏建的后裔，苏轼在著作中追溯先祖，自称“赵郡苏轼”。

眉山苏氏本来是个很平常的家族。苏洵自称“西南之匹夫”，苏东坡说“家世至寒”，苏辙也说：“田庐之多寡，与杨子云等。”这都是从家族的政治、经济的地位说的。然而，眉山苏氏是一个文学世家。苏东坡的祖父苏序“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

苏序有三个儿子：苏澹、苏涣、苏洵。前两人都以文学举士，得了功名；老三，即东坡的父亲苏洵，为学的路子奇特，“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苏洵自己也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然而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到二十七岁，始闭门谢客，发愤读书。无奈苏洵在科举上的道路并不顺利，屡试不中，因而他“绝意于功名，

而自托于学术”。干脆弃绝功名，一心一意做学问。后来，苏洵凭借顽强的毅力取得了成功，在文学史上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纵横恣肆、冲波踏浪的文风，包括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和性格特点对苏东坡有着直接的影响。

苏东坡的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对苏东坡后来的思想行为也有很大的影响。据《宋史·苏轼本传》记载：程氏是一位有政治见解的妇女，有一次他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说的是东汉名士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误国的事情：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官府追捕党人，他镇静自若地前去投案，他的母亲和他诀别时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今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这一段母子的对答，使路人听了，“莫不流涕”。苏轼依偎在母亲身边，抬头问母亲：“我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程夫人看着儿子清亮的眼睛说：“你若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母吗？”苏轼幼小的心灵里，从此植下了当世之志，而且一生刚正不阿，忠直敢言。

特殊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养，使他从小接受了双亲在思想和文化上的熏陶，正由此，苏轼日后能成为震古铄今的大文豪、大书画家、忠直敢谏的大臣。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苏轼生活的时代，中国正是在宋代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仁宗皇帝极为鼓励文学艺术的发展。当时，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虽然常常来骚扰中国，但整体来说相安无事。歌舞升平，杰出的英才都受到了恩宠。可见，苏轼的成功与时代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早 慧

苏轼八岁进入设在眉山天庆观北极院的乡塾读书，

老师是眉山道士张易简。三年后，父亲又把他们兄弟送到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那里读书。少年时的苏轼，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已显露了“小荷尖尖角”。刘微之是当地很有学问的人，他曾作“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诗咏吟鹭鹭，自以为是心爱之句，而苏轼却提出不如改成“雪片落蒹葭”好，因为“逐风斜”没有写出鹭鹭的归处。刘微之也为学生的聪颖高兴，赞叹道：“吾非汝师也！”

苏轼十几岁的时候，苏洵叫他作《夏侯太初论》。夏侯玄（字太初），是三国时魏国的大臣，当时司马师专权篡政，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不幸事泄被捕。临刑，神色不变。《世说新语》上说他平时处事镇静，一次倚柱作书，突然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不变，书亦如故”。依此典故，少年苏轼便写下了“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惊警之论，展现了其罕见的雄辩和才情。

同时，苏轼的兴趣十分广泛，他绝对不是老死于“五经”中的“腐儒”。他热爱大自然，也喜爱艺术。琴棋书画，是他终生不可或离的朋友。

东坡“幼而好书，老而不倦”（就是在青少年时期，苏轼开始临《兰亭》、学二王，走上了学习与创新的书法之路）；他说：“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我少时，尝好此二者。”以致“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

可见，苏轼能成为艺术巨匠林立的宋代书、画界的领军人物，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成为“善画枯木丛竹”，而且善于在理论上总结的名画家，与他从小积累的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光阴飞逝，日月流转，弹指之间，少年苏轼已经长成

了十九岁的翩翩公子，就在这一年，他与青神地方的乡贡进士王方之十六岁的女儿王弗缔结秦晋之好。青神离眉山不远，大约十五里左右。王弗是一位沉静、聪明，且很有学问的女子。她侍奉公婆很孝顺，对丈夫很体贴，也很有知人之明，常劝告苏轼不要和那些有所图而来的人亲近，因为这样的人，为利而来，也必利尽而去。可惜美满婚姻不到头，王弗结婚才十一年，就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她给苏轼留下一个儿子，名叫苏迈。苏轼对王弗的去世，十分悲痛。王氏去世后的十年中，他在仕途上也很颠簸。在这样的处境中，他格外思念曾时时抚慰他受伤心灵的亡妻。他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词中悼念王弗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
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
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但透过时空的帷幕，我们仍能感觉一代文豪的寸断柔肠与似海深情！

出 仕

苏洵在科举道路上屡遇坎坷，因而对此制度有愤激之辞。然而，科举是当时士人取得功名、进入仕途的惟一道路。所以，苏洵对科举纵有千般不满，仍然不能不考虑两个儿子的前程。他在给好友张方平的信中说：

二子轼、辙……闻京师多贤大夫，欲往从之游，
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凡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警将绝
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
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

《上张传郎书》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与弟苏辙随同父亲赴开封（汴京）应试。

时年已经四十七岁的苏洵，携苏轼和苏辙途经省会成都，拜谒了时任户部侍郎知益州的张方平，张方平同雷简夫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及梅尧臣写了推荐信。苏氏父子离成都、经阆中、出褒斜谷、入陕西凤翔、过长安、出关中，经过两个多月，来到开封。苏洵作《权书》拜谒枢密使韩琦。经欧阳修的推荐，又拜谒了当时任宰相的文彦博、富弼。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欧阳修为主考官、饱学宿儒梅尧臣等为判官。

考试完毕，阅卷时梅尧臣从成堆的试卷中发现一篇奇文，连忙转呈欧阳修。标题是《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对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大为激赏，再看全文，更是十分惊喜。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看文章风格特别熟悉，以为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等到撕开密封，则赫然是“苏轼”二字。

经过宋仁宗的“御试”，苏轼赐进士及第，苏辙则赐同进士及第。仁宗高兴地对他的曹皇后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

苏轼考中进士的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苏轼得到此项殊荣，于是便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学者而闻名于天下。

苏轼考中，以诗谢梅尧臣，梅尧臣表示应该感谢欧阳修，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信给梅尧臣说：“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并对自己的儿子欧阳发等人说：你们记着吧，再过三十年，就不会有人谈起我了。（见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

欧阳修大力地提拔了门生苏轼，苏轼也丝毫没有辜负老师的赏识，这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氏父子名震京师，后又结识了韩琦、文彦博、富弼、范镇等政界要人。在制科考试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从此正式进入仕途。苏轼在家乡立下的“书剑报国”的宏愿，以及“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现在终于得到实践的机会了。

苏轼自宋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一朝五代，官至礼部尚书。但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北宋政治革新与保守派激烈斗争的时期，苏轼作为一个博学多才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曾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要施展自己的才华来报效朝廷，兴利除弊。但在当时激烈的新旧党争中，他因不赞成以王安石为首的激进改革措施，而被视为保守派；保守派得势的时候，他又不赞成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政见，因此使自己受到来自改革派和保守派两方面的排挤和打击。

东坡一生中，虽在朝做过官，而大多时候，是被贬谪到外地。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潮州、黄州、汝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等地任职，最后被贬谪到琼州（海南）任别驾，直到他的晚年遇到宋徽宗大赦天下，才得以徙居常州，但不久即病逝。他的仕途可谓坎坷之极。

苏轼晚年，好友李公麟给他画了一幅像。苏轼亲自在画上题了一首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生命旅程的尽头，苏轼用这首诗对自己生的事迹做了准确的总结。

在苏轼过世后，根据他的遗嘱，苏辙为他撰写了《东坡先生墓志铭》。铭文中记载：东坡死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讦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可见，当时民众对东坡的热爱。

学 书

在漫长而曲折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遭贬谪的时期，苏轼始终保持着艺术创作的激情，在诗、词、文、书、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就书法而言，苏轼取法前人，加上他天才式的独创性，形成了特立独行的“苏体”，黄山谷曾评价苏轼的书法地位说：“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同时，对苏轼的书学渊源有所介绍：“东坡道人少时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疯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又说：“东坡少是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山谷集》）东坡书法的欹侧、扁宽、丰腴都与他所学的几位书家的风格特点有关，但是又不是简单地似某一家，而是善于融会众长，自成面目。

同时，苏东坡学习前人采取了创造性态度，一是不拘一格，博采众长；二是求通其意，抓住精髓；三是致力把握前贤特立独行的创新精神；四是寻求前人的弱点，以求自己避免重蹈覆辙。他曾说过：“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和子由论书》）“通其意”即掌握书法自身的规律。所谓“晓书”是一种“悟性”。东坡艺术悟性高人一筹，因而能很快把握住艺术规律，抓住前人的要害。

苏轼把书法当作了有生命的活的肌体，他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综观东坡作品，确实是五者俱全的生机勃勃的艺术生命体，它们是东坡的第二生命，东坡精神活在这些作品中。

创 体

东坡现存书迹多为楷、行、草三体，而这其中，行书则最为出色，也最能代表东坡的书法成就。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坐狱四个月零十二天，出狱后被贬黄州。元丰四年暮春三月，春短苦雨，满目萧瑟如秋，东坡满怀沉痛愤懑的心情，创作了两首寒食诗，行书《寒食帖》即他书写的诗稿手卷。

《寒食帖》典型地体现了东坡“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艺术自评，是其存世墨迹中最精彩的代表作品，也是他书法创作前后期分野的里程碑。此帖后有黄庭坚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的跋既写出了东坡此帖对前人笔意的创造性继承，更强调了这种妙手偶得的无意之作为不可重复的精品。后人把此帖与《兰亭序》、《祭侄文稿》并美，评为“天下第三行书”。

元丰四年是东坡文艺创作高峰期。三月完成《寒食帖》，七月撰就《前赤壁赋》，十月作“后赋”，同时创作了豪放词派代表作品《念奴娇·大江东去》以及散文《记承天夜游》，诗、文、书千古绝唱同时问世，一并达到审美最高境界，实是我国文艺史上少见的奇迹。次年，东坡又把《赤壁赋》写成行楷长卷，而成赋、书双璧。董其昌对此书十分倾倒。他说：“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

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

除了《寒食帖》和《赤壁赋》,苏轼的行书作品还有《新岁展庆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归去来辞》、《司马温公碑赞词》、《祷雨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渔父破子词帖》、《武昌西山诗帖》、《春帖子词》、《书杜甫诗帖》、《次韵王晋卿》、《观陈公诗后帖》、《石恪画维摩赞帖》、《鱼枕冠颂帖》,这些作品,肉丰而骨劲,笔圆而韵胜,态浓意淡,匀稳妍妙,体度安庄,气象雍容,藏大巧于古拙,以茂密寓空灵,淳厚遒劲,风神秀伟,俱是行书中的圭臬之作。

此外,苏东坡另有一些行书作品是与亲朋好友的往还书札,如《与若虚帖》、《人来得书帖》、《与董长官帖》、《答钱穆文诗帖》、《颖沙弥帖》、《遗过子帖》、《与郭廷评书帖》、《与宣猷丈帖》、《致道源帖》等,虽然是些行书信札,但都写得冲和自然,轻松自如,笔墨挥洒之间,别有一种书卷气息和超凡脱俗的笔情墨韵。

东坡以诗入书,以画入书,他的书作具备多种审美元素,刚柔相济,多样统一。他讲究笔法墨法的破格和变化,采用卧笔、聚墨笔绘画技法,或三指捏管,或卧毫作戈,八方成彩,姿态横生。中年以后,他爱用宣城诸葛丰所制鸡毛笔,笔毛软塌而难聚,东坡以雄强的腕力、厚实的功底和大胆创新的精神,挥洒纵横,贯劲骨奇气于肥壮笔道之中,形成了他自称的“余书如棉裹铁”的独特风神。而这种特点在他的行草书中有明显的体现,墨迹行草书《李太白诗卷》笔致尤其挥洒流畅,如春风绕树,自然之极。而他的草书作品《梅花诗帖》更是“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意”(王世贞语)。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苏东坡的楷书作品,试看本书所选的《丰乐亭记》、《齐州真相院舍利塔铭》、《醉翁亭

记》，不仅以古雅胜，而且姿态百出，结构紧密，无一懈笔。

有人说，苏东坡的字过于扁肥，呈偃卧倾倒之态，其原因是因为他执笔太低，不能悬腕。苏东坡自命为“晓书”者，他对于执笔、运笔之法，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倾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又说：“仆以为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得为之。”（《论书》）这些话可以说是他在实践中的深切体会。

看东坡的字，虽然呈扁肥之态，但不失其天真烂漫之趣，因为他对于书法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唐人讲书法，多讲法度规矩，突出的是写字的硬标准，最多论到字的精神。而以神、气、骨、肉、血论书，可以说苏东坡是第一人，这个说法突破了唐人“尚法”的阵势，也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因此，他写字最不赞同杜甫所谓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说法，而以为字肥也好，瘦也好，只要有神、气、骨、肉、血在其中，便鲜活，便富有生命力。他写诗专论字的肥瘦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记》）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苏东坡这种破前人成规，而独立思考，自立规矩的胆识和气魄，这是形成“苏体”书法风格的最重要的基石。

同时，苏轼的书学评论也独树一帜。如对智永的评论，人们往往责其囿于大王、不能出新。东坡却认为：“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这就指出了智永用心良苦。

他评颜真卿：“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以颜书比杜诗，再恰当不过了。他还慧眼独具地看到颜鲁公“草书比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证之颜鲁公行草“三稿”，此言非虚。

他对书品与人品的关系说得特别精彩，他并不认为人品卑下就必然书品恶劣，只是说面对小人，“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此可谓诛心之论了。对于张旭，当人们皆注目其“狂”时，东坡却舍“狂”而谈“正”，得出“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跑），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的结论。关于怀素的《自叙帖》，他认为是“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是“近于有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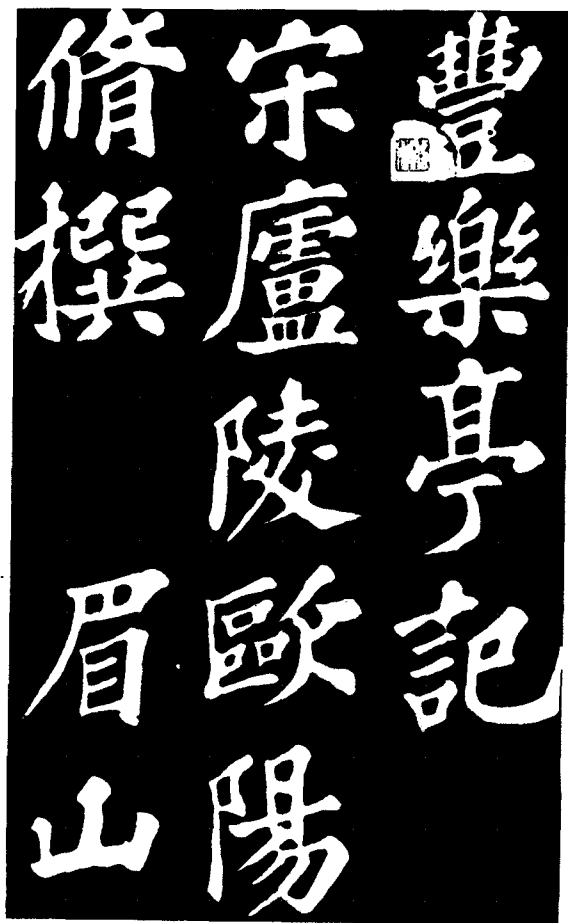
他对列贤都是着眼于肯定创新之点，如称道颜真卿“一变古法”，柳公权“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杨凝式因“有二王颜柳之余”，才成为遗世独立的“豪杰”。总之，东坡能以思想家、史学家的眼光，运用多向思维的方式，见人之所未见，道人之所未道，高瞻远瞩，牢笼古今，取精用宏，从而获得了“尽妙”的“作字之法”。他的书作成就，是其天才、胆识、眼界和学养等全面素养的审美结晶。

苏轼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在宋代名列榜首，而且深受后世人的推崇，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丰富的学识修养，尤其是对于佛道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由于好佛崇道，使他对于自然和人生的哲理有深刻的体悟，表现在他的书法中，自然体现出一种“技进乎道”的精神之美。这个境界，是一般的书家所难以追求到的。

丰乐亭记

欧阳修撰文，苏轼楷书。字径三寸，分三石刻，前二石各八行，后一石五行，行俱二十二字。原刻石在宋时毁。现存者为明嘉靖（1522—1566）时重刻，有题记在第三石末，近拓本已大半剥落。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坡公所书《醉翁》、《丰乐》二亭记，擘窠书法出颜尚书（颜真卿）、徐吏部（徐浩），结体虽小而散缓，而遒伟俊迈自是当家。”言简意赅，当是对此作的最好评语。



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
明年夏始飲

丰乐亭记
(之二)